浙江副刊
艺风
主编：曹辉
投稿邮箱：whbml@163.com

一方水土

一毫米藏千年戏

——探访湘潭升平轩纸影博物馆

林韵

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凤凰村，有个纸影博物馆。它是由湖南省非遗代表性项目湘潭市纸影戏影偶制作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南派吴氏纸影艺术第二十代传承人吴升平老先生开设。其中收藏了吴老先生手工制作的纸影作品，还有泰国、印度，以及全国各地不同地域的皮影人物作品，藏品达三千多件。

我与吴升平老人的孙子吴渊先生联系上，问到地址，便急切地驱车前去。

游客在湘潭升平轩纸影博物馆体验纸影戏。 作者供图

吴升平在制作影偶。 通讯员 摄

三千刀成一影

升平轩纸影博物馆，就是吴升平老人的家，一幢二层的红顶白墙楼房。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声音洪亮。

一进门，就看见桌上摆满了奖杯、奖牌。老人还分享了远赴法国蒙彼利埃孔子学院，参加春节中国民艺周的交流视频。

听吴老聊纸影，才知道，中国最早的影戏雏形，就是纸影。纸影始于汉，兴于唐，盛于宋。电视剧《大明宫词》中，出现过不少影子戏的场景。

史书记载，北宋时就有素纸雕镂的影人，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更有弄影戏者，原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坏。"

早期影戏皆以素纸雕镂成型，后世因皮革材质更耐用，各地逐渐改用驴皮、羊皮制作皮影。吴老先生的纸影艺术，是古老影子戏的活化石。

吴老领着我，参观他的工作室，并进行纸影制作示范。影偶制作，由剪纸艺术演变而来，使用双层雕刻工艺，分两次雕刻而成。雕簇工艺，讲究雕刻、绘色、装订、口功。某些特殊人物形象，还需眼功、胡须功等。吴老的纸影雕刻技艺，最大特色是异形刀法。刻刀刀刃呈半弧形，大小不一，能完成复杂细微处的雕刻。

影偶制作的工序，很复杂，包含制浆、制壳、下料、绘图、双雕等十多道工序，完成一个影偶，平均需雕镂三千多刀。纸影人物的头盔、脸谱、身体、四肢，可以分开组合，表演时，关节头颈，活动自如。

吴老的脑子里，全是纸影的图案样本，他熟练地拿起刻刀，神情专注，双目灼灼，沉浸在雕刻创作中。一会儿就雕刻出纸影手臂的部分。长年累月雕刻纸影、操作纸影，吴老的手掌、手指处，满是老茧。

博物馆二楼，是藏品展览室和学员操作体验室。展览室展出的影偶，件件精美华丽。湘潭影子戏，有上千个剧本，必须根据不同故事，雕刻出不同人物。这些影偶，高度在70厘米左右，厚度1毫米多。《三国演义》《西游记》中的经典人物，朝堂君臣、市井人物，形象各异、特征鲜明。

影偶的头饰、帽子规制分明，对应忠臣、奸臣、王爷、儒生等不同身份。影偶上的花纹千变万化，牡丹纹、梅花纹、荷花纹、凤纹、鹤纹数不胜数。色彩绚丽丰富，红、绿、黄、褐、紫、黑、白多色搭配，对比强烈又和谐统一。影偶上的雕刻技艺，更是出神入化，纤细处，比头发丝略粗，却连缀不断。

我看得如醉如痴，发出声声惊叹。我想象着，这些影偶，被灯光照射，影子投射在幕上，行走、吟唱、舞动，就有了情感和灵魂。谁能想到，组成它们的，是些普通的纸张呢？

十余载守一业

吴老兴致勃勃地讲解着每一件纸影人偶，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他指着几个发黑的影偶给我看，说是他爷爷吴作霖留下来的老物件。这几个影偶，原本是彩色的，当年演出，没有电灯，影偶被油灯熏黑成这个模样。在吴老心里，这就是镇馆之宝。

吴升平，是听祖父吴作霖先生讲戏文故事长大的。几岁起，祖父带着他走村串乡、各处演出，学习剪纸和影偶技艺，背戏词，学唱腔。十一岁，他就能独立完成影偶作品。十六岁，自己创戏班，挑大梁。略显稚嫩的肩膀，挑起戏箱，就挑起了传承纸影艺术的重任；刚脱童音的唱腔，回荡在山野的夜空，就唱出了一生的苦辣酸甜。

几个小小的影偶，一方幕布，几盏光源。四个人坐在幕后，手里弹奏各种乐器，嘴里吼着唱腔。手不停，脚不闲，唱不绝。吴升平操作影偶，有条不紊。上方悬挂着将要出场的影偶，按照剧情，举起一个，行动自如，神态逼真，故事延续。前朝的正史野传，浪漫的才子佳人，治国的文韬武略，千年的岁月沉浮，都通过吴升平的操作，在幕布上呈现。

吴升平的影子戏班，非常有名，请他唱戏的人络绎不绝。《封神榜》《天官赐福》《八仙过海》《三娘教子》《打金枝》……不同场景对应不同吉祥、教化剧目，适配各类民俗场景。影子戏唱本，分为水本和铁本两种。水本故事主脉络不变，某些段落，可以自由发挥。铁本是指严格按照固定的唱词唱腔演出的唱本。几百个唱本，吴升平都演唱自如，烂熟于胸。

可是，岁月流转，世事变迁，民间传统艺术一度陷入沉寂，纸影戏也遭遇困境。爷爷吴作霖临终前，嘱托吴升平，一定要把纸影艺术传承下去。

那段时日，传承之路格外艰难。白日劳作忙碌，夜晚闲暇之余，吴升平便悄悄潜心打磨影偶技艺。他精心制作十二款经典影偶范本，妥善珍藏祖父留存的零星影人，层层包裹，悉心存放，默默坚守十余载。

漫长岁月里，他细心打理珍藏影偶，防潮防虫、定期晾晒，日复一日坚持练习雕刻刀法与戏曲唱腔，从未间断。

待到民间文艺重焕生机，吴升平拿出珍藏的影偶样本，设计制作影偶，并组建影子戏剧团，又活跃在十里八乡。

他改进了影偶制作技术，在影偶的脸部安上"机关"，影偶能够吹胡子瞪眼，表情更丰富，表演更生动。"吹胡子瞪眼"成了吴升平的表演绝技。几十年过去，吴升平老人出版《湘潭特色纸影戏》和《湘潭地方影子戏》两本专著，不负祖父所托，守住了这份千年技艺。

六百卷续千秋

湘潭当地，曾有"不看皮影，不知礼仪"和"宁舍一锭金，不舍一句春"的俗语。一幕幕通俗鲜活的戏文，将世间礼仪、忠孝仁义的道理娓娓道来，润物无声地教化人心。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多元娱乐方式兴起，传统纸影戏生存空间被压缩。纸影技艺素来口传心授、缺乏文字留存，传承一度面临断层危机。为守护非遗技艺，吴升平潜心著书、开门授徒。孙子吴渊追随祖父，紧随祖父脚步，潜心钻研影偶制作、戏曲唱腔、舞台演绎，全方位承接起家族非遗事业，成为新一代守艺人。

自2007年开始，爷孙二人辗转长沙、浏阳、株洲，远赴江西等地，寻访老艺人，抢救濒临失传的影子戏剧本。许多个日夜，爷爷唱，孙子记，废寝忘食，将《沙桥饯别》《三讨荆州》《路挡韩信》等纸影艺术的剧本，从湮灭的边缘抢救出来。日积月累，爷孙俩编纂出六百多万字的《湘潭地方影子戏》，收录百余个珍贵剧本，还计划持续完善系列丛书。

为让技艺生生不息，吴升平老人还广收门徒、倾囊相授，更时常带着纸影戏台走进校园，让少年孩童近距离触摸纸影之美，让古老技艺扎根青春土壤。

在技艺传承之外，吴渊主动探索创新发展路径，跳出纸影单一的舞台表演功用，挖掘其文创与收藏价值。他尝试以小规模作坊模式深耕纸影工艺，推动纸影艺术市场化、生活化，让藏于乡野的古老技艺走进大众视野。

2012年，吴家爷孙二人萌生搭建非遗传播平台的想法，盘活老家场地，打造非遗传播阵地。他们精心改造升级鹤岭镇凤凰村老家场地，建成湘潭升平轩纸影博物馆。为丰富馆藏，二人不仅整理自家世代留存的藏品，还广泛征集各地非遗老物件，托友人远赴海外搜罗相关器具，累计陈列各式影偶、演出道具、制作工艺器具两千余件。

如今，这个场馆成为湘潭纸影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阵地。市民可线上预约，周末带孩子前来沉浸式体验，完整观摩影偶制作、舞台搭建、器乐演奏、影人操控等全套流程，还能亲手制作传统脸谱、卡通影偶，自主编排演绎纸影剧目。

光影流转间，古老技艺不再囿于旧时光，而是走进日常、拥抱新生。

今年6月，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举行。若得闲，不妨去升平轩纸影博物馆看看。

影视观察

『重生』何以成为流行叙事

杨晓杰

从《庆余年》到《你好，李焕英》，再到《家里家外》，从百万字的网络小说到爆款电影，再到当下的短剧，"回到过去，改变命运"的设定，几乎成为一种文化景观。它跨越网文、影视、短剧三种媒介形态，在不同代际的观众中反复被验证。这不只是一次文化消费的潮流，更是一场关于如何与遗憾相处的集体实验。

重生叙事为何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是值得思考的。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与电子游戏重置体验的相似性。对于成长于数字时代的受众而言，存档、读档、再挑战的机制他们并不陌生。重生叙事提供了类似的体验路径：主角带着先知优势重返人生起点，凭借预知结果的能力规避风险，走向成功。更重要的是，它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心理沙盒。在不可逆的现实之外，让人得以安全地想象"如果换一种选择，我会成为谁"。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对自我可能性的探索。

纵观当下重生类文艺作品，种类繁多，满足观众多样化的情感需求。创业式的重生叙事，现代人回到过往时代，发展壮大家族、建设家国；复仇式的重生叙事，则迎合了惩恶扬善的审美期待；改错式的重生叙事，则直接指向人生最普遍的遗憾。这类叙事往往会抛出一句大众共鸣极强的内心口号："如果当时……"

看似懊悔的一句话，背后其实是观众在主动反思自己的人生。一个敢于回望过去、审视自己选择的人，本身就比浑浑噩噩的人多了一分清醒。重生叙事让这种反思变得具体可见：你会怎么做？你会变成更好的人吗？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成长的驱动力。

现实世界的时间是不可逆的，而重生叙事打破了这一现实困境，代入感极强。《重回高考那一年》中的纪时、《八零年代，媳妇有点辣》中的夏晓兰，都回到了关键的人生节点，弥补过往的遗憾。诸多短剧的剧情设计，满足了观众渴求人生后悔药的隐秘渴望。看到主角逆袭成功、恶人得到惩罚时，观众的大脑会释放多巴胺等快感神经递质，带来直接的愉悦体验。它也让更多普通人有机会在短短数分钟的观看体验中，完成一次情感宣泄和精神重启。

不过，当爽感逐渐成为重生叙事的标配，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反而是那些敢于跳出爽文的创作者。

《家里家外》中，织毛衣、做饭、一家人围坐看电视，安稳平淡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当下的稀缺品。这部剧的爆火说明，重生叙事也可以温柔质朴，让人重新看见那些被忽略的人间温暖。

《你好，李焕英》中，贾晓玲回到过去，并非为了改写母亲的命运，而是在理解母亲的过程中与自我和解。重生叙事由此从向外征服走向向内观照，从"我要过得比别人好"变成"我要读懂那些爱我的人"。这是审美维度上一次真正的跃升。

这种转向的背后，是年轻一代受众的审美迭代，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逆袭故事，转而追问情感价值、人际关系与自我身份。时空回溯题材的进化，折射的正是大众精神需求的全面升级。

当然，任何叙事如果被过度消费，都可能沦为精神麻醉剂。长期沉溺于"如果当时……"的幻想叙事，确实会削弱人们直面现实的勇气。但反过来，倘若观众能从时空回望的故事中获得启示，从此好好善待身边人、不再复刻过往的错误，那么这类叙事便完成了治愈人心、指引生活的真正使命。

《家里家外》海报。

音乐咖啡

『散文诗』的笺语

仇士鹏

听到李健翻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眼眶迅速地湿了。

九年前，李健在《歌手》上演绎了这首歌；也是九年前，靠着奖助学金和校内兼职，我那双向父亲要钱的手终于收了回来。有时候，在老宿舍楼发传单，踩着黑黢黢的风，听着突然蹿出来的虫鸣，会不禁想到独守老家的父亲，窗外是不是也一样？而他不声不响，忍受了一年又一年，还要继续忍受下去。

"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印象中，父亲几乎无所不能。家里的橱柜桌椅都是他做的，电瓶车、灯泡和水管都是他修的，连缝纫机都能被他踩出比散文还要优美的旋律。只要喊一声父亲，便像是喊来了一条街的手艺人。他曾在酒后说："实际上哪个会做啊，不都是学着别人慢慢摸索的吗？"我不知道他背地里摸索了多少，只记得在母亲去世后，父亲无缝衔接地围上围裙，端出热气腾腾的菜肴，我的味蕾没有丝毫水土不服。

"想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堆旧纸钱，那时的儿子已是真正的男子汉……"歌里的父亲写在日记本上的话，押中了我的父亲心头唯一的韵脚——"但愿他们不要活得如此艰难！"

父亲老了。那个曾经骑着自行车和我一起比拼上坡速度，遥遥领先的父亲；那个给轮胎打气，连打几十下也不会大喘气的父亲；那个用大腿给三轮车发号施令，来回几趟爬上爬下给人搬家的父亲，渐渐成了散文里只能用细节勾勒的影子。偏偏，墨会褪色，纸会泛黄，残忍的时间锲而不舍地侵蚀着人们的印象，从熟悉到陌生，再到寥寥。

不知何时起，父亲的头开始秃了，皱纹开始密了，脸皮开始耷拉了。打盹瞌睡落在地上，化作松散的烟灰……他的眼神里没有了年轻时充满激情的光芒，反而闪烁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忧虑。明明我已经上了大学，也不找家里要钱了，距离踏入社会只差临门一脚，他却比我备战中高考时还要发愁。

姨妈和我聊天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为我的未来做好了打算，譬如把现在的老房子卖了支持我在城市立足，自己则搬回钢筋外露的老屋，把晚年安放在灰扑扑的蜘蛛网里。他以前偶尔会提及只言片语，我马上会否决掉，他便不再提，没想到，他一直在完善这份腹稿，当成一个神圣而坚定的终身使命。

为了让我能体面些，他把所有的不体面都包圆了，只为能从生活的指甲缝里多扣一点硬币，再把钱"掰成两半用"。譬如衣服，穿的都是亲戚家淘汰的，而它们必须经历从衣服到抹布再到拖地布的轮回，才能被装进袋子，等待着被卖到回收站。

父亲这辈子有很多在意的东西，也有很多不在意的东西，区别只在于是否和我有关。而他自己，永远把及格线当天花板。

读书时，父亲打电话过来，嘘寒问暖之余，必念叨道："你一定要做到两点。第一就是要有一个好身体，第二就是要好好念书，争取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父亲受够了不识字的苦，也知道无法在这方面帮到我，只能把这两句话翻来覆去地说给我听，说得舍友都学会了这两句方言的发音。

黄豆混入了绿豆会难以分离，而生活的轻与重、甜与苦，父亲却总能分得明明白白，这些给我，那些留给他自己，一粒不乱。

"这是那一辈人留下的足迹……这片土地曾让我泪流不止，它埋葬了多少人心酸的往事。"虽然歌名是《父亲写的散文诗》，但是藏着无数子女未说出口的感恩与愧疚。那一沓沓省吃俭用、拼凑而出的学费，那副常年操劳磨损、撑起全家生计的臂膀，那道从前挺拔昂扬、如今佝偻蹒跚的背影……世间千万平凡父亲，皆因"父亲"这一个称谓，甘愿褪去自我、倾尽所有，默默奉献一生。

父亲写下的这首诗，每一个字都凝聚着血泪，就像歌尾李健绵长的吟唱，"呜——呜——呜。"无声无言，却道尽千言万语。他们的半生奔赴，是我们一生的底气，亦是此生最动人的散文诗。

湘江艺话

菖蒲画语

马洪

金农绢本水墨《菖蒲图》。

菖蒲者，水草也。山野溪涧间，老木寒泉旁，随处可见，一丛一片，郁郁葱葱。稽索菖蒲之名，先秦已有记载，见于《吕氏春秋》。其别称计有：昌阳、昌歜、尧时薤、尧韭、阳春雪、望见消、水剑草等。菖蒲种类众多，常见文人案头之雅物，多是石菖蒲，叶片细密短小，羸弱轻颤。菖蒲不与时花争艳，不以姿色示人，不以香气诱人，纯粹以绿叶供人观赏。这种独特的品质与文人含蓄内敛的性格十分契合，被誉为"天下第一雅草"，亦为历代经典入画题材。

元代画僧柏子庭，专攻画菖蒲，开启"菖蒲图"之先河。其传世绢本水墨《石菖蒲图》，绘几束菖蒲生于奇石之前，叶形如剑，线条劲健流畅、疏密有致，似在微风中摇曳，楚楚动人。据民国《唐宋元明名画大观》著录，元代画家王蒙存有《菖蒲云石图》，画面绘一方高大寿石，石缝间丛生短叶菖蒲，生机盎然。画上篆书题跋："嵩山大愚，石上菖蒲，一寸九节，饮之长生，可以上寿。至正三年正月八日王蒙。"画作另有乾隆御题，盛赞王蒙妙笔。据现有考证，元代菖蒲图传世仅有此两件。

至明代，菖蒲主题花卉画蔚然兴起，画坛涌现朱瞻基、文彭、文嘉、沈贞吉、唐寅、仇英、陆治、陈淳、王榖祥、丁云鹏、徐渭等一众擅长绘菖的丹青高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沈贞吉水墨《菖蒲图》，承袭柏子庭"寿石配菖蒲"的经典图式。画中几株菖蒲挺劲如虎须，笔墨简淡凝练、笔笔精谨，格调清雅绝尘。卷末由冯恭以小楷恭录南宋谢枋得长诗《菖蒲歌》全文，洋洋洒洒、意蕴绵长，大幅升华画作意境。

花鸟画兴盛之际，菖蒲始终是历代画家偏爱描摹的清雅题材。书画鉴赏家沈秉成曾评："菖蒲有山林气，无富贵气。有洁净形，无肮脏形。清气出风尘以外，灵机在水石之间，此为静品，此为寿品，玩者珍惜。"画家王玖亦题咏："人间千花万草尽荣艳，未必敢与此草争高名。"清代江南画坛名家金农、郑燮、石涛、朱耷、罗聘、居巢、吴昌硕、任伯年等，常以菖蒲入清供画作，或轻勾淡写，或浓墨写意，笔致意韵各异，尽显菖蒲清雅风骨。

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堪称古今第一"蒲痴"。毕生养蒲、赏蒲、绘蒲，乐此不疲。他自言"蓄蒲三十载，始得九节者三茎"，遂将书斋命名为"九节菖蒲馆"。清人蒋宝龄《墨林今话》记载其养蒲审美："栽蒲必择丑石，谓丑极则美生。"李斗《扬州画舫录》亦记其雅趣："瓦盆菖蒲列阶前，客至先赏蒲后论画。"足见其爱蒲之笃。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金农绢本水墨《菖蒲图》，构图极简，绘三盆长势茂密的菖蒲，造型古拙、墨色层次分明，蒲叶细碎轻盈、野逸天然，营造出淡泊宁静、清寂禅意的雅致氛围。

苏轼曾为菖蒲赋性，赞其"忍寒苦，安淡泊，伍清泉，侣白石"；画家朱屺瞻亦言"菖蒲性孤洁，不受秽污尘"。这份淡泊孤高的品性，被历代文人融入笔墨丹青。画中菖蒲，不再只是自然草木的描摹，更是文人坚守本心、淡泊自持、高洁独立的精神寄托与人格写照。